元史/卷14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四十 ◄

元史卷一百四十一
列傳第二十八

► 卷一百四十二

太不花　察罕帖木兒

太不花

太不花，弘吉剌氏。世為外戚，官最貴顯。太不花沉厚有大度，以世胄入官，累遷雲南行省右丞，歷通政使、上都留守、遼陽行省平章政事。至正八年，太平為丞相，力薦太不花可大用，召入為中書平章政事。明年，太平既罷，脫脫復為相。太不花因黨於脫脫謀欲害太平，眾由是不平之。

十二年，盜起河南，知樞密院事老章出師久無功，詔拜太不花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加太尉，將兵往代之。未期月，平南陽、汝寧、唐、隨，又下安陸、德安等路，招降服叛，動合事宜，軍聲大振。十四年，脫脫以太師、右丞相總大兵征高郵，尋詔奪其兵柄，而陞太不花本省左丞相，與太尉月闊察兒、樞密知院雪雪代總其兵。山東、河北諸軍悉令太不花節制。而太不花乃以軍士乏糧之故，頗驕傲不遵朝廷命令，軍士又往往剽掠為民患。十五年，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之罪，於是天子下詔盡奪其職，俾率領火赤溫，從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征進。

頃之，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，節制湖廣、荊襄諸軍，招捕沔陽、湖廣等處水陸賊徒。會朝廷復拜太平為中書左丞相。太不花聞之，意不能平，歎曰：「我不負朝廷，朝廷負我矣。太平漢人，今乃復居中用事，安受逸樂，我反在外勤苦邪！」及擊賊，賊且退，諸

將皆欲乘勝渡江，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，以養銳為名。其後賊犯汴梁，守臣請援兵，至十往反，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梁，而猶按甲不進。時睢、亳、太康俱已陷，邊警日急。或諫之曰：「賊旦夕且至，丞相兵不進何也？」太不花顧左右大言曰：「我在，何物小寇敢犯境邪！若等毋多言，我自有神算也。」既而縱軍出掠，百里之內，蕩然無遺。繼又渡師河北，聲取曹、濮，遂駐于彰德、衞輝。俄而曹、濮之賊奔竄晉、冀，大同亦相繼不守，遂蔓延不可制。朝廷以為憂，兩遣重臣諭以密旨，授之成算，而太不花恬不為意。是時，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分討山東，久無功，嘗以事入奏，語言有驕慢意，帝由是惡之。

十八年，山東賊愈充斥，且逼近京畿，於是詔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，總其兵討山東。既渡河，即上疏以謂：「賊勢張甚，軍行宜以糧餉為先，昔漢韓信行軍，蕭何餽糧，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，如令太平至軍中供給，事乃可濟，不然兵不能進矣。」其意實銜太平，欲其至軍中即害之也。時參知政事卜顏帖木兒、張晉等分省山東，二人者嘗劾壽童不進兵，太不花至，則以其餽運不前斷遣之。又以知樞密院事完者帖木兒為右丞之日嘗劾其非，亦加以失誤專制之罪，擅改其官，徵至軍欲害之。事聞，廷議喧然。而太平與太不花久有隙，會其疏來上，以其欲害己也，遂諷監察御史迷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，而於帝前力譖之。於是乃下詔削其官爵，奪其兵柄，安置于蓋州，以知樞密院事悟良哈台總其兵。

太不花聞有詔，夜馳詣劉哈剌不花求救解。劉哈剌不花者，太不花故部將也，以破賊累有功，拜淮南行省平章政事，時駐兵保定。見太不花來，因張樂大宴，舉酒慷慨言曰：「丞相國家柱石，有大勳勞如此，天子終不害丞相，是必讒言間之耳。我當自往見上言之，丞相毋憂也。」哈剌不花即走至京，首見太平。太平問其來何故，哈剌不花具以其故告之。太平曰：「太不花大逆不道，今詔已下，爾乃敢輒妄言邪！不審處，禍將及爾矣。」哈剌不花聞太平言，畏懼，噤不能發。太平度太不花必在哈剌不花所，即語之曰：「爾能致太不花以來，吾以爾見上，爾功不細矣。」哈剌不花因許之。太平乃引入見帝，賜賚良渥。初，劉哈剌不花之為部將於太不花也，與倪晦者同在幕下，太不花每委任晦，而哈剌不花計多阻不行，哈剌不花心嘗以為怨。及是，知事已不可解，還，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，未至，皆殺之於路。

察罕帖木兒

察罕帖木兒字廷瑞，系出北庭。曾祖闊闊台，元初隨大軍收河南。至祖乃蠻台、父阿魯

溫，皆家河南，為潁州沈丘人。察罕帖木兒幼篤學，嘗應進士舉，有時名。身長七尺，修眉覆目，左頰有三毫，或怒則毫皆直指。居常慨然有當世之志。

至正十一年，盜發汝、潁，焚城邑，殺長吏，所過殘破，不數月，江淮諸郡皆陷。朝廷徵兵致討，卒無成功。十二年，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，沈丘之子弟從者數百人。與信陽之羅山人李思齊合兵，同設奇計襲破羅山。事聞，朝廷授察罕帖木兒中順大夫、汝寧府達魯花赤。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，得萬人，自成一軍，屯沈丘，數與賊戰，輒克捷。

十五年，賊勢滋蔓，由汴以南陷鄧、許、嵩、洛。察罕帖木兒兵日益盛，轉戰而北，遂戍虎牢，以遏賊鋒。賊乃北渡盟津，焚掠至覃懷，河北震動。察罕帖木兒進戰，大敗之，餘黨柵河洲，殲之無遺類，河北遂定。朝廷奇其功，除中書刑部侍郎，階中議大夫。苗軍以滎陽叛，察罕帖木兒夜襲之，虜其眾幾盡，乃結營屯中牟。已而淮右賊眾三十萬，掠汴以西，來擣中牟營。察罕帖木兒結陳待之，以死生利害諭士卒。士卒賈勇決死戰，無不一當百。會大風揚沙，自率猛士鼓譟從中起，奮擊賊中堅，（城）〔賊〕勢遂披靡不能支，[1]棄旗鼓遁走，追殺十餘里，斬首無算。軍聲益大振。

十六年，陞中書兵部尚書，階嘉議大夫。繼而賊西陷陝州，斷殽、函，勢欲趨秦、晉。知樞密院事答失八都魯方節制河南軍，調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往攻之。察罕帖木兒即鼓行而西，夜拔殽陵，立柵交口。陝為城，阻山帶河，險且固，而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，攻之猝不可拔。察罕帖木兒乃焚馬矢營中，如炊烟狀以疑賊，而夜提兵拔靈寶城。守既備，賊始覺，不敢動，即渡河陷平陸，掠安邑，蹂晉南鄙。察罕帖木兒追襲之，蹙之以鐵騎。賊回扼下陽津，赴水死者甚眾。相持數月，賊勢窮，皆遁潰。以功加中奉大夫、僉河北行樞密院事。

十七年，賊尋出襄樊，陷商州，攻武關，官軍敗走，遂直趨長安，至灞上，分道掠同、華諸州，三輔震恐。陝西省臺來告急。察罕帖木兒即領大眾入潼關，長驅而前，與賊遇，戰輒勝，殺獲以億萬計。賊餘黨皆散潰，走南山，入興元。朝廷嘉其復關陝有大功，授資善大夫、陝西行省左丞。未幾，賊出自巴蜀，陷秦隴，據鞏昌，遂窺鳳翔。察罕帖木兒即先分兵入守鳳翔城，而遣諜者誘賊圍鳳翔。賊果來圍之，厚凡數十重。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，晝夜馳二百里往赴，比去城里所，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。城中軍亦開門鼓噪而出，內外合擊，呼聲動天地。賊大潰，自相踐蹂，斬首數萬級，伏屍百餘里，餘黨皆遁還。關中悉定。

十八年，山東賊分道犯京畿。朝廷徵四方兵入衛，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。察罕帖木兒即留兵戍清湫、義谷，屯潼關，塞南山口，以備他盜。而自將銳卒往赴召。而曹、濮賊方分道踰太行，焚上黨，掠晉、冀，陷雲中、雁門、代郡，烽火數千里，復大掠南且還。察罕帖木兒先遣兵伏南山阻隘，而自勒重兵屯聞喜、絳陽。賊果走南山，縱伏兵橫擊之，賊皆棄輜重走山谷，其得南還者無幾。乃分兵屯澤州，塞碗子城，屯上黨，塞吾兒谷，屯并州，塞井陘口，以杜太行諸道。賊屢至，守將數血戰擊卻之，河東悉定。進陝西行省右丞，兼陝西行臺侍御史、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。於是天子乃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、晉、冀，撫鎮漢、沔、荊、襄，便宜行閫外事。察罕帖木兒益務練兵訓農，以平定四方為己責。

是年，安豐賊劉福通等陷汴梁，造宮闕，易正朔，號召羣盜。巴蜀、荊楚、江淮、齊魯、遼海，西至甘肅，所在兵起，勢相聯結。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，南守鞏、洛，而自將中軍軍沔池。會叛將周全棄覃懷，入汴城，合兵攻洛陽。察罕帖木兒下令嚴守備，別以奇兵出宜陽，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。賊至城下，見堅壁不可犯，退引去，因追至虎牢，塞成皐諸險而還。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，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，便宜行事。

十九年，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。五月，以大軍次虎牢。先發遊騎，南道出汴南，略歸、亳、陳、蔡，北道出汴東，戰船浮于河，水陸並下，略曹南，據黃陵渡。乃大發秦兵，出函關，過虎牢；晉兵出太行，踰黃河，俱會汴城下，首奪其外城。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，屯杏花營。諸將環城而壘。賊屢出戰，戰輒敗，遂嬰城以守。乃夜伏兵城南，旦日，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。賊傾城出追，伏兵鼓噪起，邀擊敗之。又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。賊出爭之，弱卒佯走，薄城西，因突鐵騎縱擊，悉擒其眾。賊自是益不敢出。八月，諜知城中計窮，食且盡，乃與諸將閻思孝、李克彝、虎林赤、賽因赤、答忽、脫因不花、呂文、完哲、賀宗哲、安童、張守禮、伯顏、孫翥、姚守德、魏賽因不花、楊履信、關關等議，各分門而攻。至夜，將士鼓勇登城，斬關而入，遂拔之。劉福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。獲偽后及賊妻子數萬、偽官五千、符璽印章寶貨無算。全居民二十萬。軍不敢私，市不易肆，不旬日河南悉定。獻捷京師，歡聲動中外，以功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，兼知河南行樞密院事、陝西行臺御史中丞，仍便宜行事。詔告天下。

先是，中原亂，江南海漕不復通，京師屢苦饑。至是，河南既定，檄書達江浙，海漕乃復至。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，乃以兵分鎮關陝、荊襄、河洛、江淮，而重兵屯太行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。乃日修車船，繕兵甲，務農積穀，訓練士卒，謀大舉以復山東。

先是，山西晉、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。而答失八都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，以兵駐大同，因欲并據晉、冀，遂至兵爭，天子屢下詔和解之，終不聽，事見本紀及答失八都魯傳中。

二十一年，諜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，而濟寧田豐降于賊。六月，察罕帖木兒乃輿疾自陝抵洛，大會諸將，與議師期。發并州軍出井陘，遼、沁軍出邯鄲，澤、潞軍出磁州，懷、衞軍出白馬，及汴、洛軍，水陸俱下，分道並進。而自率鐵騎，建大將旗鼓，渡孟津，踰覃懷，鼓行而東，復冠州、東昌。八月，師至鹽河。遣其子擴廓帖木兒及諸將等，以精卒五萬擣東平。與東平賊兵遇，兩戰皆敗之，斬首萬餘級，直抵其城下。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，軍民服之，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。豐及王士誠皆降。遂復東平、濟寧。時大軍猶未渡，羣賊皆聚于濟南，而出兵齊河、禹城以相抗。察罕帖木兒分遣奇兵，取間道出賊後，南略泰安，逼益都，北徇濟陽、章丘，中循濒海郡邑。乃自將大軍渡河，與賊將戰于分齊，大敗之，進逼濟南城，而齊河、禹城俱來降，南道諸將亦報捷。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，東至海濱，郡邑聞風皆送款。攻圍濟南三月，城乃下。詔拜中書平章政事、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，陝西行臺中丞如故。察罕帖木兒遂移兵圍益都，環城列營凡數十，大治攻具，百道並進。賊悉力拒守。復掘重塹，築長圍，遏南洋河以灌城中。仍分守要害，收輯流亡，郡縣戶口再歸職方，號令煥然矣。

二十二年，時山東俱平，獨益都孤城猶未下。六月，田豐、王士誠陰結賊，復圖叛。田豐之降也，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，數獨入其帳中。及豐既謀變，乃請察罕帖木兒行觀營壘。眾以為不可往，察罕帖木兒曰：「吾推心待人，安得人人而防之？」左右請以力士從，又不許，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。至王信營，又至豐營，遂為王士誠所刺。訃聞，帝震悼，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，不問男女老幼，無不慟哭者。

先是，有白氣如索，長五百餘丈，起危宿，掃太微垣。太史奏山東當大水。帝曰：「不然，山東必失一良將。」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，未至而已及於難。詔贈推誠定遠宣忠亮節功臣、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河南行省左丞相，追封忠襄王，謚獻武。及葬，賜賻有加，改贈宣忠興運弘仁效節功臣，追封潁川王，改謚忠襄，食邑沈丘縣，所在立祠，歲時致祭。封其父阿魯溫汝陽王，後又進封梁王。

於是復起擴廓帖木兒，拜銀青榮祿大夫、太尉、中書平章政事、知樞密院事、皇太子詹事，仍便宜行事，襲總其父兵。

擴廓帖木兒既領兵柄，銜哀以討賊，攻城益急，而城守益固，乃穴地通道以入。十一月，拔其城，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獻闕下，而取田豐、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，餘黨皆就誅。即遣關保以兵取莒州，於是山東悉平。擴廓帖木兒本察罕帖木兒之甥，自幼養以為子。當是時，東至淄、沂，西踰關陜，皆晏然無事。擴廓帖木兒乃駐兵于汴、洛。朝廷方倚之以為安。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既沒，復數以兵爭晉、冀。帝雖屢解諭之，而讎隙日深。

二十三年，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於皇太子，皇太子欲誅之，皆奔于大同，為孛羅帖木兒所匿。老的沙者，帝母舅，以故帝數為皇太子寢其事，而皇太子不從，帝無如之何，則傳旨密令孛羅帖木兒隱其迹。而丞相搠思監、宦者朴不花皆附皇太子，必窮竟其事。皇太子又方倚重於擴廓帖木兒。時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孛羅帖木兒搆兵，勢相持不可解。

二十四年，搠思監、朴不花因誣孛羅帖木兒、老的沙謀為不軌，而皇太子亦怒不已。三月，天子以故下詔數孛羅帖木兒罪，削其官職而奪其兵。孛羅帖木兒不受詔，遂遣兵逼京師，必欲得搠思監、朴不花乃已。天子不得已，縛兩人與之。語在搠思監、孛羅帖木兒傳。七月，孛羅帖木兒又與老的沙合禿堅帖木兒兵同犯闕。時擴廓帖木兒遣部將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，駐于龍虎臺，與戰不利，遂奉皇太子奔于太原。孛羅帖木兒既入朝，據相位。白鎖住又將二萬騎屯漁陽，為朝廷聲援。

二十五年，擴廓帖木兒以兵擣大同取之。皇太子乃趣擴廓帖木兒大舉以討逆，發丞相也速兵屯東鄙，魏、遼、齊、吳、豫、豳諸王兵駐西邊，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，抵京師。亡何，孛羅帖木兒既伏誅，帝詔白鎖住兵守京城，遂詔皇太子還京，而擴廓帖木兒亦扈從入朝。九月，詔拜伯撒里右丞相，擴廓帖木兒左丞相。伯撒里累朝舊臣，而擴廓帖木兒以後生晚出，乃與並相。居兩月，即請南還視師。

是時，中原雖無事，而江淮、川蜀皆非我所有。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，乃詔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，俾總天下兵而代之行。擴廓帖木兒於是分省以自隨，官屬之盛，幾與朝廷等，而用孫翥、趙恒等為謀主。二十六年二月，自京師還河南，欲廬墓以終喪。左右咸以謂受命出師不可中止，乃復北渡，居懷慶，又移居彰德。

初，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師，齒位相等。及是擴廓帖木兒總其兵，思齊心不能平。

而張良弼首拒命，孔興、脫列伯等亦皆以功自恃，各懷異見，請別為一軍，莫肯統屬。釁隙既開，遂成讎敵。擴廓帖木兒乃遣關保、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，而思齊亦與良弼合，兵連不能罷。擴廓帖木兒始受命南征，而顧乃退居彰德，又惟務用兵陝西，天子之命置而不問，朝廷因疑其有異志。皇太子之奔太原也，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，因而自立。擴廓帖木兒與孛蘭奚等不從。及還京師，皇后奇氏傳旨，令擴廓帖木兒以重兵擁太子入城，欲脅帝禪之位。擴廓帖木兒知其意，比至京城三十里，即散遣其軍。由是皇太子心銜之。及是，屢趣其出師江淮，擴廓帖木兒第遣弟脫因帖木兒及部將完哲、貊高以兵往山東。而西兵互相勝負，終不解。帝又下詔和解之，顧乃戕殺詔使天下奴等，而跋扈之跡成矣。

二十七年八月，帝乃下詔命皇太子親出總天下兵馬，而分命擴郭帖木兒以其兵自潼關以東，肅清江淮；李思齊以其兵自鳳翔以西，進取川蜀；禿魯以其兵與張良弼、孔興、脫列伯等取襄樊；王信以其兵固守山東信地。然詔書雖下，皇太子亦竟止不行，而分兵之命，擴帖木兒終扞拒不肯受。於是貊高、關保等皆叛擴廓帖木兒。

關保自察罕帖木兒起兵以來即為將，勇冠諸軍，功最高。而貊高善論兵，尤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。及是，兩人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，故皆叛之，列其罪狀聞于朝，舉兵共攻之。而皇太子用沙藍答兒、帖林沙、伯顏帖木兒、李國鳳等計，立撫軍院，總制天下軍馬，專備擴廓帖木兒。以貊高等能倡大義，賜號忠義功臣。

十月，詔落擴廓帖木兒太傅、中書左丞相，依前河南王，以汝州為食邑，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，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，從行官屬悉令還朝。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，在帳前者白鎖住、虎林赤領之，在河南者李克彝領之，在山東者也速領之，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，在河北者貊高領之。擴廓帖木兒既受詔，即退軍屯澤州。詔又命禿魯與李思齊、張良弼、孔興、脫列伯率兵東向，以正天討。

二十八年，朝廷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，關保以兵為之守。擴廓帖木兒即遣兵據太原，而盡殺朝廷所置官。皇太子乃命魏賽因不花及關保皆以兵與思齊、良弼諸軍夾攻澤州，而天子又下詔削奪擴廓帖木兒爵邑，令諸軍共誅之，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本罪，惟孫翥、趙恒罪在所不赦。二月，擴廓帖木兒退守于平陽，而關保遂據澤、潞二州以與貊高合。時李思齊、張良弼、孔興、脫列伯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，大明兵時已及河南，思齊、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，乃解兵大掠西歸。七月，貊高、關保進攻平陽。當是時，擴廓帖木兒氣稍沮，而關保、貊高勢甚振，數請戰，擴廓帖木兒不應，

或師出即復退。一日，諜知貊高分軍掠祁縣，即夜出師薄其營掩擊之，大敗其眾，貊高、關保皆就擒。朝廷聞之，遽罷撫軍院，而帖林沙、伯顏帖木兒、李國鳳等以誤國皆受黜。既而擴廓帖木兒上疏自陳其情悃，帝尋亦悔悟，下詔滌其前非。

於是大明兵已定山東及河、洛，中原俱不守。閏七月，帝乃下詔，復命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、太傅、中書左丞相，孫翥、趙恒並復舊職，以兵從河北南討，也速以兵趨山東，禿魯兵出潼關，李思齊兵出七盤、金、商，以圖復汴、洛。未幾，也速兵遂潰，禿魯、思齊兵亦未嘗出，而擴廓帖木兒又自平陽退守太原，不復敢南向，事已不可為矣。已而大明兵迫京城，帝北奔，國遂以亡。及大明兵至太原，擴廓帖木兒即棄城遁，領其餘眾西奔于甘肅。

校勘記

↑ （城）〔賊〕勢遂披靡不能支　從殿本改。

此明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